

上海援藏医生续写多个“第一”

27名“组团式”医疗队队员本周凯旋

又一批上海“组团式”援藏医疗队的队员们本周凯旋回来了！这27名中青年医疗骨干，在去到海拔3800米的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之前，分别隶属于本市不同市级医院的不同专业领域。

一年来，他们从前任手中接过“传帮带”的重任，助力这家上海对口援建的综合性医院最终冲刺“三甲”成功；他们在各自“后方”所在医院的支持下，继续推进“以院包科”模式，将“上海—日喀则医学xx疾病诊断中心”扩建至10家；他们也尽自己专业上的最大努力，为辖区内占西藏人口四分之一的80万藏族同胞，创造了多个新的“西藏首家”“日喀则第一”。

戏称自己为“小队长”的茅腾医生，是市胸科医院的一名胸外科大夫，进藏前体检时有过一点小折腾，入藏工作后差一点因为某个“指标”升高而考虑离开。“但是，我们27个兄弟都坚持下来了”。他说，大家都很感激援藏一年的经历，“即使只是从微观上解决了很多原先不能处理的问题、不能开展的手术，也救治了不少患者”。

奇思妙手

在前后三批“组团式”援藏医疗队员中，来自仁济医院的张进，是第一个派赴日喀则的泌尿外科专家。他至今还记得初到科室熟悉情况时，一眼就撞见了来自定日县的小哥俩，一个10岁、一个8岁，小小年纪就双双患上了膀胱结石，须立刻进行手术治疗。“这里仍广泛采用传统的开放式手术，就是为了取出结石，要在两个小男孩身上划开一道近20厘米长的口子。”

张进医生突然有了“必须要做点什么”的冲动，他不能在微创手术时代，再让病人带着那么大的刀口回家。他去医院的库房里，意外找到



▲ 张进医生在接待病人
◀ 茅腾医生在手术中
(本版照片为资料图片)

了一台闲置多年的气压弹道碎石机。虽然“气压弹道碎石”稍稍有点落伍了，但总比“开大刀”强吧。联系当年的供应商重新调试，说服院领导“批钱”完善配套设备，几个月后，张进操刀的第一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，将日喀则人民医院的泌尿外科“拽”进微创治疗时代。

有了开创性的“淘宝”经验，张进医生的下一个目标，落在了治疗前列腺增生的“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”上。医院虽有早年购进的相关设备，但缺少关键部件“电切环”，而重新购置需要大笔支出。听说妇产科曾经购置过用于治疗子宫肌瘤的电切设备，他便“缠”上了手术室护士长。终于，他们将库房里找到的妇产科电切环与泌尿外科设备自行“组装”，治疗如愿开展。

名师高徒

年轻的虞剑医生来自大名鼎鼎的华山医院神经外科。由周良辅院士挂帅的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

院—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脑学科诊治中心”，已是一个标杆。

“我这一年里能干些什么？”虞医生坦言，要在华山医院当科主任，至少得是一名博导、教授吧。自己在日喀则当主任，有压力，但要当作动力。他做重症监护病房筹建工作，做之前这里没有开展过的大脑前动脉瘤、眶颅沟通肿瘤、重度颅脑外伤手术，但更花心思做全科室的业务学习和师徒带教，甚至手把手地教授如何用显微镜。

从最基础的脑部解剖讲起，从如何写规范的病史讲起。光是讲脑部磁共振读片，虞剑医生自编讲义，神经外科一种疾病一种疾病地讲下去。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，他还让小医生们将自己想了解的问题一一罗列出来，然后再分配给大家回家分头做准备，下一次课程就轮流“主讲”。

达瓦主任在日喀则干了20多年外科，原来这里的动脉瘤手术都不做微创。与虞剑医生一同上台，关

键部位达瓦都会客气地说“你上”。事实上，虞医生已悄悄注意到达瓦私底下一直在翻书做准备。有一天，两人又搭档手术。“所有的周围剥离都弄清楚后，我对达瓦说：这次你上！”当天晚上，达瓦主任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——“我夹了人生第一个动脉瘤！”一位拉萨的同行还专门打电话问“是真的吗？”虞医生连连称是。

生死时速

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搬迁新院、争创“三甲”期间，上海市儿童医院增派胡勇主任及陆春梅护士长，帮助医院新生儿科病房建成了无陪护病房。“这是迄今为止，整个西藏自治区唯一一个真正的无陪护新生儿病房哦。”援藏一年期满，经历了全过程的宋之君医生说起这些，一脸的自豪。

外人也许很难想象，为减少感染、实现大人与患儿“分开”，宋之君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培训新生儿

病房的医生护士，教会他们喂奶、换尿布等护理以及所有病情观察；又如何引导患儿家长一点一点地习惯，减少陪伴直至放心地不陪伴。由于高原等原因，这里的早产儿、低体重儿比例较高。经过“组团式”医疗队3年努力，日喀则新生儿死亡率已从18.7‰下降到11.6‰。

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宪凯医生，在援藏期间也拿下了多项“第一”：建立了日喀则市第一个心脏监护病房、第一个导管室，成功开展了第一例冠状动脉造影术、第一例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支架植入术。“在海拔近4000米处，身披30斤重的铅衣，边吸氧气边与死神竞速”，李医生真是了不起。

而让李宪凯更感欣慰的是，在他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，日喀则市建立了第一个“胸痛中心”，它也是全国海拔最高的“胸痛中心”。“从心梗患者进医院大门，到堵塞血管被打通，国际标准是90分钟之内，我们可以做到40分钟”。带着4名当地“徒弟”，“胸痛中心”24小时值守，他们已成功抢救了10例病人。

听完几位医生的叙述，记者昨天又联系上了已赴藏两年的上海医疗援藏团队领队、现任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组书记张浩。他从医疗角度，给出一组直观明了的最新数据：截至目前，与“组团式”医疗援藏工作前的2014年相比，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门诊人数19.96万人次，年门诊量增加67.75%；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下降2.65天；三四级大手术量占总量的20%以上，同比增加了3倍；抢救成功率提高至98.29%（提高5.11个百分点）。与此同时，转院率有较大幅度减少，医院正逐步实现“中病不出市”、医疗服务能力覆盖部分“大病”的目标。

本报记者 施捷

花季女孩遭重型集卡碾压死里逃生

之花就要凋零，她被送入医院的第一天，是ICU监护的不眠之夜。几千毫升的血液输入她体内，终于，血压稳定了，第一关她闯过了！

最难熬的一周，疼痛、心理创伤、各种抢救操作对她来说都是煎熬。相关科室的几位主任，每天都到病床边一起制定当天的治疗方案，

在大家的呵护下，她又安全闯过第二关：出血期和水肿期。

然后，到了最关键的一关：围手术期。为防止由于术中失血过多导致的失血性休克，介入科主任先为小涵做了左侧髂内动脉栓塞术，临时将血管栓塞，避免了术中失血性休克的可能，然后骨科、泌尿外

科、普外科、妇科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好了万全准备，麻醉科也制定了损伤控制的麻醉方案。

8月1日，骨科主任为小涵进行复杂的骨盆重建术，因早期进行了血管栓塞，术中出血很少，骨盆重建达90%以上。整个过程都由麻醉科主任亲自操刀，保障9小时的

接力救治顺利完成。接下来，她还将进行床旁康复训练，心理康复团队也会为她做心理干预治疗，减少事故对她的心理影响。

记者从市七医院了解到，严重创伤是青壮年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。7月1日，七院创伤急救中心正式运行，一个月来，医院通过多学科团队MDT合作机制，已救治近40例危重伤患者，取得了90%以上的救治成功率。 本报记者 左妍

眼药水直接滴眼球上伤眼睛？

专家教你正确方法



本报讯（记者左妍通讯员潘佳）近日，微博上“眼药水直接滴眼球上毁眼睛”的话题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。有人称，眼药水直接滴在眼球上会刺激角膜，损伤眼睛，这一说法让不少以此方式滴眼药水的网友感到担忧，也有网友质疑，“眼睛就这么大，滴在哪里有区别吗？”

对于网友的疑虑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、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院长廉井财表

示，正规眼药水直接滴在眼睛正中的角膜上，一般不会给眼睛造成伤害。但是，角膜表面神经丰富，眼药水会让角膜受到刺激，使眼睛感到不适，引起保护性的频繁眨眼或流泪，使眼药水外流，浓度变低，可能会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。

廉井财介绍，正确的滴眼药水的方式，应该是在洗净双手之后，仰头并向上看，用手指轻轻下拉下眼睑，露出结膜囊，就是眼皮和眼球之间的间隙，然后在眼睛上方1-2厘米的高度，将1-2滴眼药水滴入结膜囊内。此外他提醒，为避免眼药水被污染，眼药水瓶口不能

与眼眶或眼睫毛接触。滴完后，用手指按压内眼角稍下方的泪囊2-3分钟，可以避免药水通过泪道流进鼻腔，引起不适甚至通过粘膜吸收造成中毒，在使用阿托品等药物时要格外注意。

“大部分眼药水开封后最多一个月就会变质失效。”廉井财指出，除使用方式外，患者还应留意药物的保质期问题、共用眼药水造成的交叉感染问题、长期随意使用眼药水造成的眼睛免疫能力损伤等。他表示，眼睛较其他器官更为脆弱，药物使用不应大意，应遵从医嘱。

讣告

先夫**王金海**，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10:17分因病抢救无效逝世，享年76岁。

王金海热爱党的新闻事业，工作勤奋，1988年起任新民晚报副刊部副主任，独立主编《家事》专版，期间先后新辟了《全家福信箱》等52个专栏，受到各方好评。1990年起任新民晚报文化部主任，他因工作出色，被评为上海市1991年优秀新闻工作者和新民晚报1990年度报社先进工作者和报社1991年优秀共产党员。1993年后，任美术摄影部主任，首次出版《新民画刊》，加强漫画创作，新设“漫画大世界”专栏，部内作品多次获奖，主编《古玩宝斋》彩色专版，成绩显著。王金海还编写出版了近800万字的书刊，其中《蒋经国全传》获第四届“金钥匙”图书二等奖。

王金海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！是拼搏奋斗的一生！谨遵先夫王金海遗愿，其丧事已于8月1日从简办理，在此泣告各位亲友、尊长。

遗孀潘雅娣率子女、孙辈 泣告
2018年8月3日